

# 现代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价值取向重审与现实校正

殷玲玲, 史华楠

(扬州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大学学术评价是对高校学术活动及知识生产开展的价值判断活动,也是引领大学学术活动走向的“晴雨表”和“指挥棒”。现代大学的学术评价主体日益多元,标准也日趋多样,但其评价标准仍游离于“数量等级”与“学术品质”之间,评价过程“族群化”“品牌化”和“行政化”的异化趋向,影响了现代大学人才评价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重构现代大学学术评价的本体价值,需要调整大学学术评价过程的权力要素结构、重视学术评价共同体的作用发挥、彰显学术道德在学术评价中的首要属性,促进现代大学学术评价价值取向的理性回归,彰显其引领学术创新的本体属性,确保学术评价的功能发挥和激发学人学术热情的人本导向,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学术评价体系。

**关键词:** 大学学术评价; 价值取向; 科技与学术评价

中图分类号: G6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0)06-0095-06

## A Review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Its Practical Correction

YIN Linlin, SHI Huana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evaluation is a value judgment activity for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also a “barometer” and “baton” to guide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universities. The subject of academic evalu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 of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e and the standard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However,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are still dissociated between “quantity grade” and “academic quality”. The alienation tendency of “ethnicity” “branding”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evaluation processes also objectively affects the objectivity and fairness of the evaluation of talents in modern universities of China. To reconstruct the ontology value of academic evalu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power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evaluation,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academic evaluation community, highlight the primary attribute of academic morality in academic evaluation, promote the rational return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academic evalu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highlight its leading role in academic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收稿日期: 2020-0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 2020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反教育行为的多元治理”研究(编号: BGA200056);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重点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高校完善留学生教育对策研究”(编号: C-b/2020/01/19);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国家一般课题“教育管办评分离治理的政府角色研究”(编号: BGA150037)

作者简介: 殷玲玲(1983-),女,江苏镇江人,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史华楠(1962-),男,江苏南京人,扬州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first-class university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cademic evalu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value orientation; scientific & academic evaluation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具体任务和发展目标。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就是要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关键要素进行优化整合,构建更为科学高效的发展动力机制。201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导向明确、精准科学、规范有序、竞争择优的科学化社会化市场化人才评价机制”。在现代大学发展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评价机制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学术评价机制,学术评价机制作为一种缄默的导向与发展机制,涉及大学发展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学术成果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更关联着人才评价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建设科学、规范、有序的现代大学学术评价机制,重在优化评价体制机制、困在行政力量过度介入、难在学术品质得以彰显。现代大学学术评价困局的当代症结亟须得到充分重视和破解。

## 一、在数量等级和学术品质之间:当下大学学术评价取向游离不定

大学学术评价是反映大学知识生产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判别标准,也是孕育学人学术的激励手段与价值标尺,可以说没有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无法形成共同的学术理念,也就无法对学者的科研行为进行规范,最终的结果是无法达成学者群体的共识,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sup>[1](p78)</sup>近年来,出于对大学学术评价的客观性考虑,量化指标的评价方式逐渐超越定性评价,逐渐成为衡量大学学术成果品质甚至办学水平的主要方式,大学学术评价也随之趋向“数量化”与“等级化”,并衍生出了诸如“大学排行榜”、“大学人才绩效评价”等评价的“副产品”,这些量化评价方式的泛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学的学术产出效率,但也对大学学术评价导向产生了负面影响,引发了学界与管理部门对学术品质和数量等级认定的争论,也异化了学术评价的价值取向。

### (一) 学术评价的数量等级客观影响着大学的社会声誉

2017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其中个别“双一流”大学出现了部分原有优势学科未能入选“A+”学科的情况,在学校校友等群体中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也引发了社会多方面的热议,足见学科评估中“数量等级”对学校社会认可度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大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中关于数量等级的讨论从未停止,尤其是近年来“风靡”的大学排行榜更是将评价重点放在了大学办学的各项数据上,虽然国内外主流大学排行榜都采集了相对客观的高校办学数据,并对其指标体系不断优化调整,但其中最为重视的依然是学术成果及其相关评价。随着各类排行榜的社会认同度日益提升,其评价结果的导向功能也愈发明显,大学从来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她既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社会需求和他方评价,也面临着内部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的自身发展需要。综观现行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外部评价体系,对大学的评价往往都是基于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四维功能的发挥之上,以相对量化的形式开展如学科评估、科研成果、科研经费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的评价,这种多项指标相加的综合评价固然具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但在学术成果数量与等级的认定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数量因素高于学术品质、学术成果认定行政介入过多、学者评价品牌化趋向明显”等瑕疵,过度凸显了学术评价工具理性价值,忽视了发展性评价在现代大学变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造成了大学办学的“数字化崇拜”倾向。

### (二) 学术评价的品质标准尚未形成科学有效的体系

学术评价能否持续有效关键在于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和完备的学术评价体系。目前,对于大学学术成果的品质衡量,主要是基于学术期刊、成果评奖和人才工程等方面,其本质仍属于大学学术成果评价,受到学科多样性、研究周期性和平台层次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学科间“类差异性”导致研究平台和周期各不相同,关于大学学术成果品质的认定方式尚未形成相对统一规范的科学标准,这就

决定了很难“一把尺子量到底”,必须采用分类分层的周期性评价方式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评价。从纵向分层来看,对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学术定位的高校需要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例如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之间,如果使用相同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势必缺乏评价的客观性,反之由于学术评价的浓厚行政性,其对高校运行、管理方面将起到“无形的指挥棒”作用,导致高校以政绩追寻为目标,不切实际地向评价标准看齐,不按实际能力进行指标任务的分解与考核,对正常的高校建设和学术提升带来负向作用。从学科门类来看,艺术学科和体育学科、理科和工科、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之间研究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学者成长进度快慢有别,学科领域冷热不均,使用普遍性的影响因子、引用率等指标进行评价显然有失公允,对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对学者的研究积极性都将造成不利影响。从评价导向来看,现行的评价机制呈现显著的效率性倾向。<sup>[2]</sup>大多对学术成果有着明确时效性设定,或是参评成果须为一定时间范围内,或是在一定时限内须达成一定数量成果。这种效率性的倾向给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带来了较大的学术压力,导致了学术泡沫和学术失范现象的衍生。

### (三) 学术评价的文化身份时常背离其本体价值诉求

学术评价活动的基本价值趋向原本在于通过对学术活动产生的学术成果进行评价估量,并根据评价情况而对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进行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奖励,以进一步激发高校院所的学术热情,营造浓厚的社会学术氛围,塑造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的学术精神,最终达到促进学术繁荣,提升全社会创新能力的目的,体现了价值理性的诉求。<sup>[2]</sup>诚然,进行学术评价,评价手段和工具模型不可或缺,定性定量结合是必然之路。但在学术评价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价工具的科学理性和评价活动的价值趋向却难以实现完美统一。在高校管理的行政性和评价活动的科学性双重作用下,学术评价活动必然趋向科学理性,这既是学术评价活动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必须具有规则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开展评价活动具备可操作性和可评判性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学术评价的具体开展中,科学理性强调的是量化和规范化,通过统计学、计量学、比例、频率等直观的数字方法体现评价结果,这样无疑体现了评价的公平、直观、效率。然而学术成果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工农业产品或经济数据,其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学术成果不能完全被科学理性进行测量,导致其背离了学术评价活动的基本价值趋向。此外,学术评价活动主要是对教师、科研人员的成果进行终了式的评价,即只进行结果评价,忽视了过程评价。学术科研活动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制于科学水平和能力界限,难免出现走弯路和失败重复的现象,对取得成果中教师、科研人员的评价活动如果只关注结果,而忽略了他们付出的努力和过程的艰辛,显然也背离了学术评价活动的基本价值趋向。

## 二、学术评价与人才评价相伴相生:现代大学学术评价困局频现

目前,针对大学学术成果进行的分类评价已经在探索实践之中,如影响因子、引文数据库和同行专家等多元主体的评价方式已经初显成效,“双一流”大学的战略发展目标也初见端倪。但现行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学术权威期刊认定、成果奖项评审、学者“品牌”评聘等关键性指标大多仍处于行政力量的主导之下,学术评价的“族群化”和人才评价的“品牌化”诱发了“行政化”的导向,大学评价学术至上的内在逻辑未能得到有效彰显。

### (一) 学术评价“族群化”现象影响着人才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随着高校学术人才科研活动的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学术人才同时身处学术共同体和高校两种组织,也相应地同时承担着学科的守卫者和组织的受雇者两种角色。<sup>[3]</sup>一方面,高校学术人才的教学科研工作依托于所在的学科领域,其本人属于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学术共同体组织松散,没有固定形式和组织实体,但却为高校人才的学术科研活动供给了专业语言、学术规范和科研方法。另一方面,高校学术人才也是高校实体组织的一员,从行政上和组织上处于有形的高校机构、学院或行政部门。当前国内高校学术共同体建设日益提速,不少学术共同体中已经培养出了具有标杆效应的学术领军人物,如学科带头人、科研院所机构负责人、创新团队领军人才等,他们对学术共同体具有相对稳固的控制力。在“学霸”控制力的影响下,高校学术评价日益呈现“族群化”,学术个体融入学术群体时,主观或客观上存在“学术门派”和“近亲繁殖”现象,“自立门户”的学人往往难以融入由“学霸”垄断的学术共同体制定的

评价标准中去。部分高校院所还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则是一种“学术贵族制”式的学术评价方式,评价过程掌握在组成学术委员会的族群化权威手中。<sup>[4]</sup>在“族群化”的影响下,部分学科内的主流观点和研究方法日益固化,学术体系和评价角度处于学术权威乃至“学霸”的主导下,“自立门户”的学人影响力较弱。此外,“学霸”及其掌握的学术共同体在优势地位的作用下,开展学术人才评价的公允性出现缺位,在不能加强自我约束和不掌握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将与其主导观点相违背的人才和成果当作不合标准的评价标的予以驳斥,形成了对创新的阻碍。

### (二) 人才评价“品牌化”趋向影响着学术资源分配的合理性

人才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础,人才的遴选与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相同的重要地位。<sup>[5]</sup>当前,高校人才评价体现出一定的“品牌化”趋向,人才评价机制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人才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人才工程,例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在各地省级层面,也实施了一批不同层级的人才工程,这些人才工程的启动实施,为解决我国高层次人才短缺、培养学术技术带头人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随着人才工程的长期实施和高层次人才带来的显著影响,人才工程日益体现出较强的“品牌化”特征,并直接作用于高校的学术人才评价和学术资源的分配。在配套政策上,高校院所和地方甚至企业均为列入相关工程的人才提供了人才的引进、评价、使用乃至住房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政策;在项目、课题申报上,是否列入相关工程的人才主持和参与更是重要的指标。人才评价的“品牌化”造成各类学术资源日益向“品牌”人才集中,造成了学术导向的缺失,科研学者以戴上人才工程“帽子”作为价值导向,投身于学术科研事业的价值目标出现缺失,无法安心地投入创新科研活动。同时,人才评价的“品牌化”还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无序“哄抢”,各高校、院所、各省区市纷纷将引进人才工程中的品牌人才作为考核指标,造成了一定的盲目竞争情况,对学术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过度集中形成了助推作用。此外,人才评价的“品牌化”造成了资源分配的失衡。在经济因素的介入下,人才工程成了科研利益团体争夺的主战场,争取资源的规模甚至成为评价标准的重要部分之一,学术力量在评价中的主导地位仍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sup>[6]</sup>这种情况下,大量项目、资金、扶持政策源源不断地向品牌人才集中,对未列入人才工程的创新型人才获得学术资源、扶持政策造成了挤压,不利于学术人才队伍的整体提升。

### (三) 学术评价与人才评价“行政化”影响着二者同构的逻辑性

高校学术系统内部行政化是指学术系统内部以行政标准而非学术标准处理学术事务的行为和现象。<sup>[7]</sup>在科研人员学术道德滑坡、学术领域资本化交易带来学术环境腐败、行政化的高校管理过于强调形式忽视实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高校的治理体现出高度的行政化,主要体现在高校治理结构与过程中,使得治理文化、学术评价、人才评价等层面显现出浓厚的行政主导特征。高校治理的高度行政化,带来了我国高校大学精神的缺失和学术活动中权责、利益失衡问题。<sup>[8]</sup>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重大科研项目基金项目的立项、科研资源的分配、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管理与评价等方面学术权力出现了一定的失语。当前,高校的正常运行和科研的内生循环发展本应是学术系统和行政管理的交叉协作,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学术性委员会和学术性机构独立性显著不足、学术权力形成了典型的迷失状态,以致学术权力日益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和“幌子”。<sup>[9]</sup>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学术评价和人才评价虽然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也存在外行评价内行、评价不公、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监督缺位、暗箱操作等弊端。一方面,行政权力的主导带来了学术评价与人才评价的量化评价趋向,多数高校院所对学术评价与人才评价有明确量化的论文发表量要求。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学术评价与人才评价的标准存在异化,评价过程的不透明、不公正也被各方所诟病,同样对二者同构的逻辑性造成了显著影响。

## 三、学术领导力与行政权力双元共轨:现代大学学术评价的现实校正

现代大学的变革与发展需要在遵循学术本身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作为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与规律,特别是要基于其评价对象本体的学术性。“虽然理论上学术和政治遵循不同的逻辑,但在现实中密切联系,难以截然分割。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作为组织

都需要行政的力量保证其正常运作。”<sup>[10] 313</sup>可见,对于大学的学术评价,也不能一味摒弃行政力量的积极作用,而是要实现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双元共轨为导向的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助推现代大学学术评价的内涵式发展。

### (一) 实现大学学术评价过程中权力要素的结构性调整

在大学学术评价中彰显学术性活动本体属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主导大学学术评价的权力结构也需要进行多元化调整:若单一地由行政力量主导,会带来学术评价的“权力性”异化,引发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二次失衡甚至冲突,从而削弱学术评价的本体属性;如果过度依赖于学术共同体,则会将学术共同体推向单一话语权的权力中心,诱发学术团体之间的“裁决权”纷争,使其内部发生群体性裂变,又回归到从学术资源到学术话语的争夺之中;倘若完全由学术期刊、评价中心或出版机构等社会机构开展学术评价,则会让学术评价走向“市场化”的深渊,毕竟除了学术传播与评价的功能外,市场化行为带来的经营利润也是他们追逐的重要目标,在缺乏行政力量的监管后,他们的评价行为将变得更为“灵活机动”,甚至异化为多方利益追逐的工具。可见,任何一种单一来源的学术评价权力都会引起其中另一方话语权的“缺失”甚至“失语”,所以需要重视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制定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评价周期的结构性调整。在充分考虑不同学科质性特征的基础上,按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以行政力量提出基础性评价标准,高校根据自身《大学章程》和发展目标,依托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共同体拟定符合不同学科、不同人才类型特点的拓展性标准,重点针对不同学科“类差异性”、不同人才层次的发展目标和不同类型研究的成果周期等客观现实,突破原有以自然年度为评价周期的传统方式,开展发展性、层次性和综合性的学术评价。逐步建立起一种“多元主体、多样标准、多方认同”现代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实现大学学术评价权力要素分配的科学化与多元化。

### (二) 重视现代大学学术评价共同体地位与功能发挥

根据国内外学界关于学术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共识,我们可以将大学学术评价共同体(University Academic Evaluation Community)定义为具有学术评价功能的学术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整合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或外部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道德素养与判断能力的学者或学术团体,围绕学术研究的本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开展针对学术成果或学术人才等学术知识生产的定性定量评价,以期客观反映出其真实的学术水平、社会贡献和学术价值。可见,大学学术评价共同体的评价对象是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术性活动”。美国教育学家李·舒尔曼(Lee Shulman)认为“学术性活动”往往具有三种属性:面向社会的公开性、可评估的现实性和知识生产性。<sup>[11]</sup>而大学的学术评价对象恰恰就是学术性活动及其知识生产的“产品”,所以现代大学的学术评价过程也要遵循学术性活动的三重属性:一是在尊重学术研究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公开其评价标准及过程,二是通过元评估对评估标准及过程的科学性进行论证,确保学术评价实施的可操作性;三是要充分认识到知识生产过程的动态性,及时调整学术评价指标体系以体现其时效性。同时,构建现代大学学术评价共同体,需要对现有的评价主体、平台和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如遴选学者型管理干部、学科同行专家、第三方评价机构以及学术媒介代表等,形成多元化的评价学术共同体,建立起科学有效、多方协商、社会认同的学术评价机制,同时在探索学术评价共同体建设中逐步形成其本身内在的学术评价标准、规范及价值取向。可见,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评价而言,构建现代大学学术评价共同体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 (三) 彰显学术道德在大学学术评价中的首要属性

学术道德是学者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所以对于新时代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在重视准入门槛之“标”的同时彰显其道德品质之“本”。不能仅仅关注专业素质和能力标准,还应关注教师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信仰。<sup>[12]</sup>在大学学术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重视了显性的成果评价,而时常忽略优秀学术成果的背后必然尊崇着高尚的道德品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突出品德评价。坚持德才兼备,把品德作为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探索建立基于道德操守和诚信情况的评价退出机制”。《意见》首次将品德评价纳入学术与人才评价的重要地位,足见国家层面已经深刻认识到“学术GDP”背后已然有着学术道德缺失的现状,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大学学术评价中的学术道德评价,实行学术道德失范“一票否决制”。学术道德是衡量

学术成果品质的关键要素,学术道德一旦失范必然导致学术成果的真伪难辨,危及学术评价体系的客观公正。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针对学术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行为,建立和完善学术规范,形成有效的学术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端正学术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针对大学学术道德领域的评价,要十分重视制度管控、道德约束和社会监督的多维互动,一是要加强大学学术评价道德领域法律法规建设,不断凸显规章制度在学术道德管控的“刚性”作用,在制度层面对学术不端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二是要加强大学科研工作者的学术自律和思想政治教育,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要求,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道德教育活动。三是要强化社会监督在大学学术评价中的积极作用。可以在学术成果评价所涉及的包括参与方、管理方和使用方在内的社会范围进行成果公示,接受来自社会多个层面的监督,确保学术成果的质量标准和道德水准,维护学术领导力的权威。此外,还应充分重视大数据时代大学学术评价载体的多样化,在期刊、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基础上,依托网站、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介,强化学术成果的信息化传播效率,将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同度等作为参考性评价指标,凸显学术领导力在大学学术成果社会传播层面的积极作用。

现代大学学术评价的本体功能是判断学术价值、规范学术行为、衡量学术贡献、激发学术创造,<sup>[13]</sup>目的在于推进学术研究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所以针对大学学术品质的评价“既不能用政治学逻辑解说清楚,也无法用市场学逻辑拆解明晰,更难以用文化学逻辑诠释通透”。<sup>[14]</sup>当前,建立科学有效的大学学术评价体系,既要重视学术评价的正向功能,加快推进学术评价体系的多元标准和多方协同建设,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学科的显著差异,循序渐进、简政放权,逐步构建起符合高等教育强国要求的现代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新时代德才兼备人才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 参考文献:

- [1]〔美〕欧内斯特·L·博耶. 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Z]. 涂艳国,方 彤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 [2]李广海. 理性的平衡:高校学术评价制度变革的逻辑及操作指向[J]. 教育研究,2017(8):85-90.
- [3]顾剑秀,罗英姿. 大学教师学术评价:场域特征、价值标准及制度建构[J]. 教育发展研究,2016(23):1-7.
- [4]凌 斌. 学术评价机制与大学的两个世界[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72-181+191.
- [5]孙绪敏. 高校青年人才绩效评价的困境与突破[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3):101-104.
- [6]李军锋. 深化高校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14(18):53-55.
- [7]刘 磊. 高校学术系统内部去行政化探究[J]. 教育评论,2016(4):56-59.
- [8]陈金圣. 从行政主导走向多元共治:中国大学治理的转型路径[J]. 教育发展研究,2015(11):40-48.
- [9]张耀铭. 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73-88.
- [10]〔美〕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11]〔美〕李·舒尔曼. 职业领域中的教学和教师教育——舒尔曼在38届 Charles W. Hunt 纪念会上的讲演[J]. 易凌峰,编译. 教育发展研究,2000(3):82.
- [12]鲁 烨. 教师专业发展须重视师德师风建设[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5-03(004).
- [13]刘金波. 期刊学术共同体与学术评价[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3-14(006).
- [14]董云川,张琪仁. 当大学滑入江湖:学人生态的另一种解析[J]. 江苏高教,2017(10):1-6.

(责任编辑:余小江)